

校园青春文丛

梦 萝

校园青春文丛

诗 情 女 孩

诗 情 女 孩

梦 萝 著

校园青春文丛

梦萝著

责任编辑:闻波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6年11月第一版 199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20千 印张:7

ISBN 7-80590-760-

8

定价:9.80

内容提要

在一个神秘而美丽的海岛上，一群如诗如梦的少男少女开始了他们的夏令营之旅；热诚的友谊，萌动的爱情，象春光一样照耀着他们的营地生活；然而，在这段快乐的日子，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

这一切，将这群真纯的少年男女的性格和命运，完全的改变了。

——

女孩子何尝不是诗篇！

站起来就是一道风景，卧下去便是一幅油画，虚虚实实之间，如水柔情如莲形容，本身不就是天地间行走的活动诗篇吗？我是一条小溪，缎子一样的碧水漾漾地浅唱低吟，哗哗，哗哗，我在地球的径络里自由穿行。

我是一片漠野，金子一样的沙砾傲傲地铺天盖地，黄色，黄色，我是阳光和驼铃淬炼出的边歌。

我是一方蓝天，我的胸怀博大无垠，云彩是我的眼眸，雨滴是我的目光，世间数也数不清的生命和美丽在我眸光中静静居留。

呵我是，我是奏鸣如歌的风铃，我是徜徉如织的乐音，我是拔节疯长的新荷，我是漫天野中试翼的雏鹰……

猜一猜我的年纪，十六岁；看一看我的眼睛，清清泠泠是否一如圣潮之水；读一读我的心事，嗨，举起杯，用你的情怀和梦想，与我干杯！

艾湄放假了。

艾湄的目光拖在长长的风中，以思为笔，以心为笺，窗

外的光影摇曳流荡，于是又有一篇真情如画的文章泊在了她的心港。

风铃温温款款地敲打心事的时候，艾湄的文章也就发表了，呵，那些又稠又密的句子怎么也流淌不尽，除非，除非风停，风灭。

女孩子何尝不就是诗篇！

站起来就是一道风景，卧下去便是一幅油画，虚虚实实之间，如水柔情如莲形容，本身不就是天地间行走的活动诗篇吗？

看海，游泳，画画，读诗，练琴。

左手托腮，梦眼痴痴，艾湄在白纸上写下这一个暑假她要干的事。

艾太太敲门，进屋，看见梦一般神情恍惚的人和梦一般虚幻迷蒙的字，皱皱眉头：“这么简单？”

“自然不这样简单，”艾湄笑，“还有吃饭和睡觉，它们几乎要耗掉生命中的一半的时间。”

“不是说好去夏威夷度假的吗？”

“夏威夷！”艾湄惊吓，眼中的欣悦喷薄而出：“我们约好去夏威夷吗？对，三个月以前就约好了。”

“可你差不多忘了我们的约定。”艾太太也嗔也笑，柔和温婉的目光笼罩着女儿。

“人家忙嘛。”艾湄撒娇，“要不怎么每一门功课都能得甲？”

艾太太又笑：“你敢不努力学习？要是得了丙等成绩，你爹地还不揍扁了你。”

艾湄撅起嘴巴：“才不哩。别看爹地凶神恶煞般，成天板着一块脸，其实，他心里面可疼我啦，谁叫我是他的独女呢！”

“好好准备一下行李，查理说他已经订好了后天的机票。”艾太太说。

“查理表哥？表哥也随我们一块儿去夏威夷吗？”

“噢，你怎么会问这样奇怪的问题？”艾太太仔细地瞅着女儿的脸：“那天放风筝，不是你同查理约好去夏威夷，回家后又邀请我和你爹地同行的吗？”

艾湄拍拍脑门：“对，有这么一回事。”

“那你怎么还问我，成心装傻是不是？”

“妈咪，我希望——”

“希望什么？”

“希望表哥放弃夏威夷之行。”

“为什么？——你怎么啦，湄湄，今天你说话总是颠三倒四的。”艾太太警惕起来，那神情象在审贼。

“没什么。我说着玩的。妈咪，爹地也随同我们一块儿去吗？”

“这次是个例外，”艾太太显得很开心，很幸福：“他决定陪我们好好地玩上几天。”

又补上一句：“他决定了的事，就是天塌下来地凹下去，

他也不会改变。”

语音中渗出了无所羁的自豪和得意，在她看来，艾公博就是他们整个一家的主心骨。

“爹地成年都在工作，不知他累不累。”艾湄未老先衰地叹了一口气，表情很落寞。

“他呀，天生是个忙碌命！”

一炉晚霞，不遮不拦地投影于小屋的窗棂门楣，更有和风款款而来。

“真美，象诗。”艾湄凝视窗外喃喃感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艾太太不失风雅地凑上一句古诗。

“煞风景。”艾湄白了妈咪一眼。

不想艾太太下一句话更白：“天快黑了。”

好情致一驱而净，艾湄无可奈何地望着妈咪弱弱地说：“晚餐有什么好吃的？”

这下艾太太来劲了，眉飞色舞：“今晚上我们吃西餐，有清蒸乳鸽、鸭舌炒松子，黑珍珠米粥，白脱果酱羊角面包，腌肉鸡蛋，牛奶红茶果汁……”

“乌啦，这么多稀奇古怪的菜名，我们是不是要开家庭宴会？妈咪，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好不好，不请客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那样奢侈，吃清淡简便一点没有关系的。”

艾太太张开嘴，愕了一愕，不服气地说：“可是我们今天有客。”

“谁？”

“你表哥呀。”

“他不算客。”语气清淡，象是拂去一本言情小说里的无根烟愁。

“怎么不算？”

“他经常来。”

“其实也不算经常，不过是周末来聚一聚而已。就算经常，也是应该的，他毕竟是我的亲姐姐的儿子嘛。你怎么能说他不算客呢？”

“反正他不算。”艾湄不依不饶，刁蛮而任性。

艾太太恍然大悟：“噢，是不是你和他……”

艾湄又羞又恼，知道妈咪已经想邪了，大叫：“你说什么呀！他是表哥，我是表妹，我们的关系仅此而已！”

女儿吊着嗓子喊话的时候不多，特别是对她的长辈。今天艾湄怎么了，艾太太有点委屈，默默地朝门边退去。

“对不起，妈咪。”艾湄恢复了平静，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不礼貌，抱歉得不得了。

“反正我知道查理到香港念大学是为了你。”艾太太补上一句，退了下去。

表哥不远万里到香港读书，真的是为了我？开玩笑。妈咪也真是，开这种玩笑。

妈咪是查理的亲姨，而她只是自己的继母。换句话说，虽然艾湄把林太太叫妈咪，把查理叫表哥，但实际上，她与

他们并无血缘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没有血缘关系，难道就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简直莫名其妙，妈咪也太狭隘了。

不过，话说回来，表哥也实在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男孩子，高、帅、浓眉大眼，鼻梁高挺，整个的脸型和体型普通的中国人纯然不同，也是，谁让他有一个美国老爹呢。

记得他们相识是在去年暑假。查理陪他的妈咪到香港探望小姨，两个妈咪见面后失声恸哭，仿佛要将几十几异域分隔的愁情别绪统统发泄出来，两个互有好感的子女呢？则喜笑颜开，走出户外，游遍了香港的名山大川。两星期过后，查理就对他的妈咪说，他想就留在香港读大学，他再也舍不得香港了。

刚开始时查理的妈咪很犹豫，后来艾太太冲着好一阵耳语，她才迟疑着勉强答应下来。

取得了家长的首肯问题就简单化了，老查理是美国唐人街首屈一指的富豪，支票一签，香港任何一家大学都恨不得将查理笼而有之。

查理进了香港大学。课余或周末，他常来艾湄家玩，也常常约艾湄一块儿出去玩。最初那一段时间，艾湄觉得很快乐，很开心，查理给了她严肃的父亲没有给予她的那种呵爱和关怀，可是，渐渐的，她感觉到了查理目光的重量和热量，于是她感到窒息，感到一种压力和双足失重的恐惧。

她不过才十六岁，她的双肩和心灵还承受不住太多的横逸斜出的闲愁和困惑。

她很清醒，所以她看得清查理那狂热目光的映射下那颗不那么清醒的心。

“表哥，”那一天她说，对着咖啡桌对面的查理：“下一个周末我恐怕不能出来了。”

“为什么？不是说好每周六我们都在一起的吗？”查理正喝咖啡，一听艾湄的话，刹时气管被噎，缓了半天才问。

“爹地不高兴我这样。”艾湄漫天撒谎。

“别骗我。你爹地除了你的学习成绩，从来也不会过问你的任何事。他自己的工作都忙不过来呢。”

“那就是妈咪不高兴。”

查理“嗤”出声来，做出一副自信自得而又高深莫测的样子：“更是无稽之谈了，你妈吗我还不不懂吗？”

“就算你懂，我也不愿意出家再来赴你的约会了。”艾湄的表情又坚定又认真。

“好吧，”查理让步，目光一瞬也不瞬地盯凝着艾湄：“下个周末我到你家玩。”

“反正是你小姨家，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下周末是我好朋友的生日，恐怕我不会在家陪你。”

查理急急地抓住她的手：“何必？何必？艾湄你这是何必？”

艾湄平静地把手抽脱出来，很自然，很真诚地说：“我想

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妨碍了你吗？”

“也不能算妨碍，总之，我感到累。认识你以前，我过得快乐而开心，认识你以后，刚开始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后来我才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变得麻木而消极，如果说这是残缺和空虚的代名词的话，那么表哥，这正是你带来的！我想解脱，请你帮忙，给我一片自己的天空。”

查理说：“我越来越不懂你了。”

艾湄想了一会儿说：“我正在长大。”

“为什么会是这样？”查理问，接的是自己刚才的话题。

艾湄低下头：“因为，因为我太小。”

说完话她就低眉垂袖怯怯地迈出咖啡屋，到门边时蓦然回首，看见了那个牛高马大的查理默然垂首、斑驳陆离的灯光投射在他年轻俊逸的脸上，有一种诡谲和神秘的痛苦表情，静静地与灯光辉映。

艾湄赶紧溜了，而那不比寻常的痛苦之色，却如同箭一般地刺进了她的心灵，她痛，但是，她感动。

后来事实上她还是有许多时候同表哥在一起，不过大多数时候不止他们俩，自然有许多仅只属于两个人的世界语言不能传达，但是，艾湄坦然。

表哥不是一个坏男孩，换了别人，冲着他那资产丰鸿的美国爹地和自己的那张漂亮面孔，早就浪掷千金，过一种纸迷金醉的生活去了。

可是查理就不，二十一岁了，还在念大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身边追他的女孩一拧一大把，可他置若罔闻，装疯卖傻，认准了某某是他的理想爱人，从此痴情不改——偏偏艾湄又太小，根本就无法对她倾诉衷情，加之她又任性，弄得查理常有对镜捞月的困惑。

“是不是我错了？”很多次查理反省自己。

“怎么会呢？”每每见到艾湄小巧明丽的面容，查理的疑惑也就冰消瓦解，对他而言那张面孔是天堂的圣火，是玫瑰的汁液、是诗、是强心剂。

“我等你出来。”有一回查理微笑着对艾湄说。

“出来？”艾湄笑，白净而整齐的牙齿冷冷生辉，“又不是犯人，对整个世界，我出去自如。”

“我等你长大。”查理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很辛苦的，”那天艾湄心情出奇的好，她恶作剧一般地幽默起来，“我担心许多可爱的女孩子会因此老掉。”

“与我无关。”

“怎么无关？她们都是你的追求者，想一想你要拒她们于数年之外，她们岂会不老？”

“这段时间会很长吗？”查理突然很伤感，他想起了一句中国古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不知道会有多长，只知道只有傻瓜才去干没有意义的事情，才去憧憬没有色彩的结局。”

“我是傻瓜吗？”刹那间，时光飞逝如电，艾湄成了看尽

红尘风景的大人，而查理却成了不谙世事的小男孩。

艾湄莫测高深地笑。

“我会等你的，直到我老。”查理恶狠狠地发誓。

“那时候我也老了。”艾湄伤感得不得了。

“可是我的爱不老。”查理的声音有披荆斩棘的力量，渗进艾湄的心灵，影子一样随着她的心跳跌宕起伏。那一刹那艾湄觉得开心极了、生命真美丽，青春也是，最好再多几个象查理一样优秀的男孩向自己求爱就更好了。

暮色匍匐，风铃也不响了，艾湄守候在她的小屋里，嘴角依然挂一弯浅浅的笑，仿佛还没有从她和表哥的故事里走出来。

有人敲门，是表哥查理。

艾湄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束金光四溢的郁金香已经涌到了她的胸前，那馥郁馨香的气息，直往她的心里沁。

奇香丽色已经使黑暗中的艾湄心在怒放，喜不自禁，她一边接花一边致谢。

“有什么好谢的，送花给你早已经不是一回两回的事了。”

“送一次谢一回，咱们两不相欠，不是吗？”艾湄把小巧的鼻子，凑近花瓣，使劲地嗅来嗅去，突然间她说：“我嗅出了一点异味。”

“见鬼，鲜花还有异味。”查理不以为然。

“不会是哪个女同学送给你的吧，我闻出了郁金香有一

点香水味。”艾湄的语词酸溜溜的。

“借花献佛，人家也是一片诚意。”查理并不想否认，“花堆在我的房间里太可惜，实在是辱没它的声名，送给爱花的人，它也不亏为郁金香一次。”

“可我讨厌这种形式的送花。”艾湄扬手把郁金香撒向窗外，“情我领了，如何处置鲜花是我自己的事，是不是？”

查理愣住，一想，也对，半天，他讪讪地说：“你这样做，叫个性。有个性的女孩子，这个世界已经所剩无几。”

“别恭维我。你这个人真虚伪，其实你心里想说我个性太强，个性太糟糕，是不是？我又不是三岁小孩，生就这副德性，改不了啦。”

“别把话说那么绝。”

“就说那么绝。”

“我们还要长久相处的。”

“谁同你长久相处啦？”艾湄口戟舌箭。

“你不去夏威夷了吗？票都在我这儿。”查理拍拍自己的口袋。

艾湄知道他持票逞能，故尔大声地嚷：“不去就不去，有什么了不起！”

查理慌了：“别小孩子脾气，后天的机票，四张，你爹地都去你怎么能不去？”

艾湄冷笑：“我为什么不去？我要去！明天我自己去买票，一个人去夏威夷，开开心心地玩一个暑假，你以为我不

敢？”

“你敢你敢。”查理告饶，掀亮电灯，屋子里充溢着柔和似絮的灯光：“我错了向你道歉行不行？”

“不敢当。”艾湄露出胜利者的微笑，瞄见表哥的西服口袋里插着一个信封，“咦”了一声，径直把它抽了出来，嘴角还不住地说：“奇文共欣赏，表哥，是不是又是哪个女秀才给你写的情书？”

话没说完，她嘴角唇边漾溢着的笑容蜡封了。

信封上收姓人栏分明落下了“艾湄”两个大字。

“是你的信。教育公署的征文委员会寄出的，怎么，你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征文？”查理漫不经心地问。

只一会儿，艾湄的脸重新展若春花：“猜猜什么内容。”

查理伸手去夺信纸：“看看就知道了。”

艾湄把信藏在身后：“猜。”

“征文获奖，奖金五百万港币，嗤，有什么意思。”查理露出不屑的样子。

艾湄依然微笑：“听了你的话，我很失望。不过现在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什么想法？”

“刚才你不是还在以去夏威夷要挟我吗，原因是机票攥在你的手中。好的，现在我做出决定：不去夏威夷，真的不去。”声音静静的，淡淡的，抖也不抖一下。

“你怎么啦？疯啦？”查理看出她的样子，不象在开玩笑，

又怕又气，终于忍不住吼了：“你这个人总是这样没正经，说变就变！”

“教训够了吧？真厉害，从来没有看到你这么凶过。”艾湄揉揉鼻子：“可这是我为人的原则，是我行我素，是受不得强权和喧嚣。”

信纸展在查理的面前。

查理的目光钉进了它的字里行间。

半天才抬起头，相信他对信文进行了字斟句酌：“不就是一次夏令营吗？”

“是的，只是一次夏令营。可是夏令营的内涵可就深了，它表示这是所有获奖者的一次聚会，表示着那些来自不同的学校的素不相识的获奖者将在蓝天碧海间结成挚友，表示着野地上的篝火晚会，表示着半个月无忧无虑的日子将要拉开帷幕……”兴奋照亮了艾湄的脸庞，她以为查理正在仔细聆听她富于感情的长篇演说，却不料查理突然打断她的思路：

“可是夏令营就在本地举行，为它放弃夏威夷，不值的。”

“怎么不值？”艾湄有点恼他。

“弹丸大的城市，你生活了十几年，踏遍了它的每一寸土地，厌不厌烦？”

“可是我没有和那么多陌生的朋友一起玩过。”

“朋友？你现在连他们的面容都想象不出，也算朋友？”